

# 明孝陵光阴册

□南京 李泳

都说刚刚立冬的南京最美,我深以为然。这个季节的南京,美就美在它的平静、内敛和满地金黄。在南京居住了几十年,对南京初冬体会最深的地方无疑要数明孝陵了。

已经不记得多少次来明孝陵了,孩提时父亲带我来过,上学读书时与一群要好的同学来过,初恋时与恋人来过……这里的景色是看不厌的,许多波澜起伏的回忆在这个季节复归于平静,飘落成虚无。你可以说它冷艳,也可以说它矜持,亦可以说它心事重重,这让周而复始的轮回有了新的内涵。

这时的南京时不时会起些雾,冥冥中将一些秘密覆盖,恰如东郊紫金山上的那座皇陵。

通往明孝陵的山路上尽是参天的法国梧桐,从繁花绚烂的春夏到万物凋零的秋冬,尽管其间经历了冬瘦,春嫩,夏润,而要进入花木开始凋零的冬天,仿佛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,这不,昨日的绿荫现今已然染上了浓重的金黄色,明孝

陵的神道宛如钟山的一颗痣,也是南京初冬一处独特的风景。南京的初冬,背景里回荡着黄钟大吕之声,即便有愁绪,也是因怀古而沾染上了冥思的气息。南京虽身在江南,却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几许北国的气韵,帝王之都与金粉江南的邂逅,赋予了这座城市别具一格的气质与风韵,也让初冬的目光在这里多了一些缱绻与踌躇。

沉淀的历史让明孝陵的初冬多了几分凝重。或许是为了彰显皇家尊贵与不可撼动的威仪,神道两侧以色彩更为绚丽的银杏代替了枯瘦的法桐。沿着斑驳的神道走向历史的深处,立于石道两侧的神兽依稀悄悄复苏了生命。枯黄的草丛中,雕刻着祥云与兽形纹样的残垣断壁隐约地显露着,暗绿色的青苔在石头的裂缝间恣意生长,不知不觉覆盖住了昔日的荣光。

那天正值周末,欢快的游人纷纷举起相机、手机拍照留影。当人们步入往日的皇家禁地,一切都在

默默述说着一个王朝曾经的过往——600年前,明皇室从朝阳门(今中山门)到明孝陵西北修筑了45里长的皇城。陵园内亭台相接,楼阁相望,苍山间呦呦鹿鸣,鼓瑟吹笙,一派昌盛宏伟之象。一代帝王朱元璋长眠在这里,无数未竟的壮志雄心化作了松柏苍苍。银杏树的叶片在风中变幻着色彩,厚厚的落叶在一条一眼望不见尽头的石路上铺展开来,折射出陵寝主人昔日的辉煌。晶莹的雨珠滴挂在叶片上,犹如一块块琥珀,用一个千年不变的诺言,守护着灵魂已经消散然而肉体依然鲜活的生命。民间曾经流传有朱元璋死后从南京十三座城门同时运出棺材的说法。其实,这只是市井巷陌的传说罢了,对于朱元璋来说,还有什么地方能像这钟山一样彰显自己君临天下的威仪与王气呢?

周末来此游玩的人流已悄然散去,浅浅的凉意伴随金黄色的落叶飘过,抒写一地倾城。

## 距离

□浙江宁波 林杰荣

待秋叶落尽的时候,我才看清新屋门口两棵槐树之间居然隔着不少距离。

以往纵横交错的繁枝茂叶,不仅遮蔽了阳光,也遮蔽了我对两棵树之间相隔距离的精确观察,使得我一直以来都误以为这两棵看似亲昵的槐树无甚距离。

如今一想,距离这个东西,的确是直观可以丈量的。

大城市里车水马龙,随便拓展一条道路,便有可能将相处多年的左邻右舍分隔两旁。尽管直线距离不足十米,但是来来往往的现代化交通工具,标签着所谓城市繁华的川流不息,却犹如楚河汉界,冲断了绵延多年的人情味。邻里之间,原本出门可见的闲话家常,或许也只能成为需要绕城数里乃至十数里才得以实现的一个愿望。在节奏愈来愈快的当今社会,这样的愿望不啻于奢望。

曾经不止一次听过即将分手的恋人们说着这样的话:“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,不如分手吧。”对此,我格外好奇,他们的所谓距离究竟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的?是感情的浓淡,还是价值观的异同,又或者只是他们各自的一种直觉,与其他因素无关?

泰戈尔用美丽的诗行演绎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贯穿了生与死,贯穿了天与地,唯独无法为两颗心定义刻度。

其实,距离本无远近,只是心的感受不同罢了。

我的老家是一个沿海村落,从城区抵达家乡,顺着唯一一条贯穿村子的主干道,至少要耗费一个半小时。不过以往乘坐中巴,在一路跌宕中欣赏窗外风景,满眼绿色以及扑面而来的乡味,让我完全忘掉了时光,丝毫不曾感觉到家乡的遥远。

如今,一条穿山而过的宽阔的四车道直接从城区修至家乡小镇,自己驾车,只需30分钟便可直达家乡,距离缩短了将近三分之二。但是每一次开车回家,都是颇赶时间,早已淡了欣赏窗外风景的心思。如此一来,反而觉得回乡之路越加漫长了。

很多时候,与父母之间的代沟,与朋友之间的隔阂,都被简化地概括为距离,所谓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,于是便拉开合适的距离,严守自己的阵地,以为在堡垒这一头的自己不会再受到代沟抑或隔阂的冲击。事实上,这样的距离根本就是脆弱得不堪一击。越是刻意将距离拉得远,越是在心底渴望消除距离。最终掩藏在表面下的真实,往往是直观的遥远距离,精确丈量下的不足毫厘,就像两棵槐树给人造成的视觉误导一样。

外在的一切衡量方式终究无法精确地丈量出距离的远近,毕竟,它的坐标是在内心。

## 鹤事与鹤友

□四川成都 杨力

四川若尔盖草原花湖湿地有“中国黑颈鹤之乡”的美誉,每年三四月间,大量黑颈鹤从越冬地印度启程,飞越喜马拉雅山,来到草原上生儿育女。与此同时,从中国南方起飞的丹顶鹤,不辞辛劳地飞回东北松嫩平原繁育后代,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也因此被称为鹤城。

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,奔走全国各地拍摄鹤,结识了不少“鹤友”。不久前,我到辽宁盘锦辽东湾湿地拍摄野生丹顶鹤。没想到,在这里遇到了三年前有一面之缘的泽哥。

那一年,我前往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采风,半路汽车抛锚。正束手无策之时,一辆路过的吉普车停了下来。车上下来一对夫妻,他们便是泽哥夫妇。两人长年在外面奔波,练就了一手专业的修车技术。修车的时候,我和泽哥聊了起来。泽哥说,他们正要去若尔盖草原,拍摄第一批从喜马拉雅山北麓飞过来的黑颈鹤。

此后,我特地留意了一下拍摄鹤的摄影爱好者,认识了很多“鹤

友”。他们奔走于全国各地的草原、湿地,用镜头捕捉鹤。每有佳作,他们便如获至宝。与他们交流摄影心得、分享途中故事,渐渐地,我也成了一名拍摄鹤的背包客。

这次,在距阿坝州两千多公里外的辽东湾湿地遇到泽哥,不能不说是种缘分。那天晚上,我和泽哥一起小酌。酒后泽哥主动讲起了泽嫂,说在阿坝遇到我时,泽嫂已是重病在身。但泽嫂放弃了无效的治疗,说要跟着泽哥到处走走,让生命的最后时光变得更加多彩。泽嫂是前年秋天去世的,当时,他们就在花湖湿地,大批黑颈鹤开始飞往印度越冬,仿佛在与他们作别。

泽哥讲完后,我想起曾经看到的一个发生在欧洲小镇的故事。有一天,一只被猎人打伤的雌性白鹤跌落在小镇,一位老人看到了,便把白鹤带回家悉心照料。由于翅膀残了,这只白鹤已经不能长途飞行,老人便在屋顶上为它搭建了一个窝。后来,一只雄性白鹤飞来,两只白鹤组成了家庭,它们相亲相爱、生儿育女。冬季来临前,长大

的儿女相继飞走,雄性白鹤也离开了。看着重新变得孤独的白鹤,全镇的人都很难受。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,人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,那只雄性白鹤又回来了。此后,那只雄性白鹤每年都会飞越13000公里来到伴侣身边。

听我讲完故事,泽哥已泣不成声。泽哥说,他之所以去藏区拍摄鹤,是因为仓央嘉措的一首诗:“洁白的仙鹤,请把双翅借给我,不飞遥远的地方,到理塘转一转就飞回。”仓央嘉措一生都没有去过理塘,他为理塘写这样一首情诗,是因为一位姑娘。那位姑娘小时候随父亲从理塘到西藏山南地区做生意,认识了仓央嘉措,两人成为亲密的伙伴。姑娘时常向仓央嘉措描述理塘的美丽景色,理塘深深地印在了仓央嘉措的心中。后来,仓央嘉措离开山南去了布达拉宫,与姑娘从此天各一方。他所有美好的回忆,就借这只仙鹤飞向了理塘。

因为鹤,我认识了泽哥这样的“鹤鸣之士”。我想,将来我与鹤或许会有更多的交集。

## 苏式薯片

□苏州 郁海红

远远地,看见农贸市场拐角处有一长队,走近后,见是一个油炸茨菰片的摊点。有趣的是,摊主在旁边竖着一块半米高的硬纸板,上书“苏式薯片”四个大字,下面紧跟着几行小字:休闲小吃、生津润肺、止咳化痰、健康养生。见好些切成薄片的雪白的茨菰静静地躺在一只干净的大竹筛子里,更见众多茨菰片们在紧邻的一口大油锅里吱吱作响,香气扑鼻。我赶紧站到了队伍的尾端。

对于茨菰,相信许多人不陌生,它是我们苏州“水八仙”之一,上市期为每年的十月至来年年初,也就是说,进入秋季后,一直到来年春节期间,现炸茨菰片的摊点,是苏州城一道独特的风景。不光菜场会有现炸茨菰片的,一些炒货店家,有卖包装好的油炸茨菰片,也有在炒货店前另置一口大锅,现炸现卖的,若不是销量好,谁会这样“跟风”呢?

就拿我来说吧,我原本并不爱吃茨菰,虽然知道其营养价值较高,富含铁、钙、锌、磷、硼等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,淀粉、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,对人体机能调节促进作用,具有较好的药用价值。但是,正如有人给它的戏称“嫌贫爱富菜”一样,只要和蔬菜一起烹调,总觉得有一股苦味,除非来一盘浓油赤酱的茨菰红烧肉,我才

会偶尔吃一两块。

以前看作家沈从文说“茨菰格比土豆高,茨菰的格高,恐怕要归功于一点苦味”时很不解,只能自嘲:人家是大家,吃个菜都讲究格,哪像咱一俗人,无肉不欢。多年前品尝了油炸茨菰片后,感觉既香又脆,关键是其中的苦味几乎可以忽略。于是,每年茨菰上市期,我就会买些油炸茨菰片作为休闲食品。有的摊主直接在油锅里加入了适量的咸盐,这样炸出来的茨菰片有淡淡的咸香味,也有的准备了椒盐放在一旁,顾客可依自己喜好添加,油炸茨菰片也是很多人的下酒菜。

摊主是夫妻俩,一边忙碌一边和我们聊天,一位老好婆说:“小孙子咳嗽好多天,挂水都不见好,以前喜欢吃薯片,前几天买了你们的茨菰片后连吃了几天,咳嗽居然好了,我再买一斤。”那位男摊主马上就说:“商场、超市里卖的薯片,是土豆切片加工的,里面添加剂太多,是垃圾食品。我们这个茨菰片你们也看到了,虽然外形和那种薯片相似,但是新鲜、卫生、没有其他任何添加剂,所以我们今年把以往油炸茨菰的牌子改成苏式薯片,这是健康薯片。”

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,想想土豆也怪委屈的,先有沈从文的不待见,如今,又招摊主调侃,用如今的话说真是“躺着也中枪”!

## 病房里的“双11”

□太仓 李仙云

突然一场重度高血压,将我困宥于心病科的病房里。恰逢“双11”,没承想,这个“全民购物节”之风,竟也刮到了医院里。

午后,身体捆绑着24小时血压检测仪,正睡意朦胧间,丈夫轻轻地推门而入,手中拿着一个快递盒,见我一脸诧异,从不网购的他随即一层层打开,竟然是只精致的电子血压计。微信“叮咚”一响,是闺蜜依依的留言:“血压计收到了吧?趁着住院,让护士教你怎么用。以后把自己照顾得棒棒哒!”

说起来也是大意惹的祸,如果不是那晚偶然去药店测血压,真不知血压已升至三级,当晚去医院急诊室诊疗,已达极高危,直接被医生送进了抢救室。那晚依依火急火燎赶来医院看我,她直嘀咕,高至如此,身体咋浑然不觉,在一旁

的医生说:“没感觉更可怕,身体不会报警。”而我竟长达一年多,没测过血压。

和我同住一个病房的谢阿婆,已到古稀之年,因冠心病时常住院,又远居乡下,每次排着长队挂号,腰椎间盘突出的她,简直苦不堪言。这个“双11”,从小被她一手带大的双胞胎孙女,在网上给她买了一款智能手机。

恰逢双休日,两个孙女陪伴在侧,在手机App上,一遍遍教阿婆如何在网上预约挂号,那温馨一幕,让人心生暖意。当阿婆终于熟悉了操作流程,她长舒一口气道:“也不难嘛,我早年大队里办扫盲学习班,连那先生都说,我脑子好使嘞。”两个孙女立刻附和道:“那是,哪有能难倒我阿婆的事。”老人家笑靥如花。孙女又捋伤一番,

下载了阿婆最爱听的沪剧,那晚,慈祥可爱的“潮阿婆”,怕打扰我,竟戴着孙女送她的蓝牙耳机,一脸喜滋滋地在听戏。

林叔是我闺蜜的父亲,得知他也和我同住一家医院,趁着挂好吊针的间隙,赶去探望。说话间,进来一位面色苍白的秀丽女子,穿着病号服。一聊方知,女子因化疗剃光了头,平日里总在病床上郁郁寡欢,不离病房半步,人日渐萎靡憔悴。丈夫趁着“双11”,为她用极优惠的价格购得这“一头秀发”,女子戴上眼前一亮,刚刚去睽违已久的阳光里漫步。

从病房14楼的落地窗俯瞰,门口是快递小哥忙碌的身影,望着堆积如山的快件,突然就想到那句话:“淘宝逐渐长成了我们坏心情的隔离器……”